

廖德明 © 著

话语交流中的 动态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华师范大学出版基金资助

廖德明 © 著

话语交流中的 动态认知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话语交流中的动态认知/廖德明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7-5161-6869-1

I. ①话… II. ①廖… III. ①语言交流—语言逻辑—认知逻辑—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08578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陈肖静
责任编辑 陈肖静
责任校对 刘 娟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4.75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话语交流是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言语行为，也是语言产生与使用的一种最具体的方式。话语交流中的诸多问题一直以来就是语言学者关注的问题，比如交流中意义的传递、意图的识别、预设、认知推理等，所有这些问题实际上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即在话语交流中交流者是如何达成交流的。交流者要达成交流往往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话语字面意义的理解；一是对话语意图的把握。话语意图可以同于话语字面意义，即理解了话语字面意义就把握了话语意图；话语意图也可以不同于话语字面意义，即理解了话语字面意义并不意味着就把握了话语意图。话语字面意义承载着话语意图，交流者要把握话语意图，必须要能理解话语字面意义，但当话语意图不同于话语字面意义时，仅仅理解了话语字面意义是不够的，还需要交流者能从话语字面意义推导出话语意图。交流者要从话语字面意义推导出话语意图，这就涉及一系列的认知，比如语境认知、溯因认知、互知等，同时，话语交流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随着话语交流的动态变化，交流者的认知也会随之发生变化，进行更新。因此，本书以话语交流中的动态认知为切入点，力图揭示交流者是如何完成交流、理解话语意图。

本书由五大章节构成，第一章着重阐述话语交流中的两个核心问题：话语交流结构和话语交流的完成，由此揭示话语交流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并给出了在动态的话语交流中交流者推出话语意图的一个模式。第二章对影响话语交流的认知语境进行了描述，探讨了认知语境的构成、认知语境的建立、认知语境的动态性以及认知语境的更新。第三章对话语交

流中的完成问题进行了阐述，话语交流的完成是以交流双方取得共享信念为标志，然而共享信念往往与共同知识、共同信念、共同背景等概念混用，因而区分了这些概念，接着重点探讨了交流者是如何达成共享信念，完成交流的。第四章对一种重要的认知语境——预设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预设不仅仅是一种背景信息，而且还是说话者关于共同背景的信念，但共同背景不是建立在信念基础之上的，而是建立在接受基础之上的。第五章详细地探讨了话语交流中的溯因动态认知，对溯因来源、溯因的推理与认知形式、溯因在话语理解中的运用等问题进行了刻画。

以往常常从静态的角度来研究话语交流，比如研究话语交流的结构、回指、标记、会话原则、话语关联等，而忽视了从动态的角度来研究话语交流。既然话语交流在本质上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注定了必须关注交流者在理解话语意图过程中的动态认知过程。而交流者的动态认知过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本书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尝试，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起更多的语言学者对这些问题的研究。

本书的符号使用说明：

$\cup$ 表示“集合的并集”；

$\cap$ 表示“集合的交集”

$\vdash$ 表示“语义蕴含”；

$\perp$ 表示“不一致”；

$\subset$ 表示“集合间的真包含”；

$\Rightarrow$ 表示“广义蕴含关系”；

$\rightarrow$ 表示“实质蕴含”；

$\wedge$ 表示“合取”；

$\vee$ 表示“析取”；

$\neg$ 表示“否定”；

$\oplus$ 表示“信念扩张算子”；

$\ominus$ 表示“信念收缩算子”；

$\leftrightarrow$ 表示“逻辑等值”；

$\forall$ 表示全称量词， $\forall x$ 表示“任意 x ”；

$\exists$ 表示特称量词， $\exists x$ 表示“存在 x ”；

Kp 表示“知道 p”；

由于本人的学术水平与研究能力的限制，书中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望读者能够批评指正。本书的写作得到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09YJC740058）的资助，同时也得到了朋友、同事、亲人无私的帮助，正是由于此，本书才得以顺利完成。

廖德明

2014 年 12 月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话语交流:从静态到动态	(1)
第一节 话语交流	(1)
第二节 话语交流到底是什么样的?	(3)
一 话语交流的结构	(3)
二 话轮及其话轮的构造	(5)
三 话语交流中的 TCU 与 TRP	(11)
第三节 话语交流到底如何达成?	(15)
一 话语交流的达成模式	(15)
二 推理前提	(17)
三 推理规则	(18)
第四节 话语交流的动态认知模式	(26)
第二章 话语交流中的动态认知语境	(32)
第一节 语境:从静态到动态	(32)
第二节 动态语境模型	(37)
一 语境模型的层次性	(37)
二 动态语境模型	(40)
第三节 话语交流中的认知语境	(45)

一 认知语境的组成	(46)
二 认知语境的建构	(49)
第四节 话语交流中认知语境的更新	(53)
一 认知语境的更新	(53)
二 认知语境的扩展、修正与收缩	(58)
第三章 话语交流中的共享信念	(66)
第一节 交流者所知道的是什么?	(66)
第二节 话语交流中的信念:相互的、共同的与共享的	(72)
第三节 交流者能够取得共享信念?	(77)
第四节 作为共享信念的共同背景	(85)
第五节 共享信念的取得	(94)
一 话语宣告	(95)
二 话语承认	(98)
三 副语言行为	(99)
第四章 话语交流中预设的动态认知	(108)
第一节 预设:背景信息还是共同背景?	(108)
第二节 说话者预设观	(112)
第三节 说话者预设的争议与修正	(117)
一 信念还是接受?	(117)
二 说话者预设中的顺应	(119)
三 西蒙斯的预设	(124)
四 预设的语境更新论	(127)
第四节 说话者预设的动态认知困境	(129)
第五节 反预设	(140)
一 新现象:反预设	(140)
二 反预设的触发解释	(143)
三 一些问题	(147)
四 解释的延展	(150)

第五章 话语交流中的溯因动态认知	(153)
第一节 皮尔士的溯因:推理还是认知?	(153)
第二节 溯因形式的嬗变:从推理到认知	(157)
一 作为推理的溯因	(157)
二 作为认知的溯因	(165)
第三节 话语交流中的溯因动态认知	(170)
一 语言学中溯因使用的三个模糊问题	(170)
二 话语交流中作为认知推理的溯因	(188)
三 溯因的参数	(192)
四 话语交流中溯因的使用	(197)
参考文献	(214)

第一章 话语交流:从静态到动态

第一节 话语交流

话语交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在一定的情景中进行交流时发生的连续话语行为,话语交流双方以一方的发话开始,在交流的过程中双方不断依次进行着说与听的转换,最后以一方的不再发话结束。话语交流是人类最原始、最普遍的语言使用形式,所有的人都在进行着话语交流,人类社会的运转也依赖于话语交流。虽然话语交流是如此普遍、重要的话语行为,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语言学却忽视了对话语交流的研究,即使到19世纪70年代初对话语交流的研究也寥寥无几,一个显著的证据就是荷兰默东公司于1964—1974年出版了14卷约13000页的《当代语言学趋势》丛书,此书由当时各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撰文介绍语言学各个领域的进展情况,然而在这部书长达500多页的索引里,“conversation”一词的索引仅仅只有两条,可见当时对话语交流的研究之少^①。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语言学家才意识到从话语交流能找到更好理解语言到底是什么以及语言如何工作的关键,^②进而开始了对话语交流的重视与研究,使得话语交流成了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在对话语交流的研究中,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和会话分析(Conversa-

① 王得杏:《会话研究的进展》,《外语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4期。

② Coulthard, M. Discourse analysis in English—a short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Language Teaching*, 1975, 8 (2), pp. 73 - 89.

tion analysis)。

话语分析开端于1952年哈里斯(Z. Harris)以研究语言成分在语篇中分布的论文“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①,此后话语分析开始兴起,1964年海莫斯(D. Hymes)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口头交流方式进行研究^②,奥斯丁(J. L. Austin)^③、塞尔(J. Searle)^④以及格莱斯(H. P. Grice)^⑤将言语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进行研究,等等。话语分析关注一系列广泛的语言实践,探究对行为倾向进行描述和形式化的方法,话语分析一方面分析处理交流中的衔接与连贯(cohesion and coherence)、回指(anaphora)、信息构建(包括话题/说明(topic/comment)、已知信息与新信息(given/new)、焦点(focus))、话轮转换(turn-taking)、界限标记与高点标记(boundary/peak marking)等,另一方面又处理交流中的推理(inference)、隐含(implicature)、预设(presupposition)、会话原则、关联、言语行为等。列维森(S. C. Levinson)曾将话语分析学家分为两个基本的类别:一是文本语法学家;二是言语行为理论学家,文本语法学家将他们的分析建立在那些来自真实生活中交流的话语上,而言语行为理论学家则将他们的分析建立在人工建构的句子^⑥上。

会话分析源于社会学的一个分支民族方法学对会话的研究,是指由萨克斯(H. Sacks)及其同事谢格洛夫(E. Schegloff)和杰弗森(G. Jefferson)所开创的会话分析^⑦。会话分析最初主要是对日常生活中自然会话的组织结构进行描述,比如面对面的谈话、电话的闲聊,等等。它通过会话来研究社会行为,试图揭示交互的序列模式(sequential patterns of interaction),并探究当交互进行时参与者如何处理交互,关注交际谈话中四个方面的结构和相互关系:(1)话轮转换;(2)话轮分配与建构;(3)序列以及序

① Harris, Z. S. Discourse analysis. *Language*, 1952, 28 (1), pp. 1-30.

② Hymes, D. Introduction: Toward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In J. J. Gumperz & D. Hymes (eds.). *The ethnographies of communic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64, 66 (60), pp. 1-34.

③ Austin, J. L.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④ Searle, J. *Speech Ac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⑤ Grice, H. P. Logic and conversation. In P. Cole & J. Morgan (eds.). *Syntax and Semantics: Speech Acts*.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pp. 41-58.

⑥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288.

⑦ 刘虹:《会话结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页。

列组织；(4) 行为^①。由于会话分析十分强调研究自然状态下的会话，因此他们坚持研究所依据的材料应该是对自然交流活动的录音或者录像，排斥其他类型的材料；并坚持对某一语句或者行为的后续语句或行为的分析，拒绝分析其他的语境因素^②。会话分析研究在交际中被记录、自然发生的交谈（talk-in-interaction），研究这种交际的目的是揭示在交谈中的参与者在他们的话轮中是如何理解以及对另一个人做出回应，关注的焦点是随后的行为如何产生。会话分析不仅仅研究交谈，而且研究在交流中的交谈，交谈会涉及语言，交谈就是语言的口头表达，会话分析不仅仅关注语言，它真正关注的是社会行为的交际结构。

虽然话语分析与会话分析在研究方法和视角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它们都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是话语交流到底是什么样的？第二个问题是话语交流如何达成？第一个问题要求刻画话语交流的结构，话语交流按照什么样的结构方式进行；而第二个问题则涉及话语交流的达成方式，交流者是如何完成话语交流，达成交际目的的。

第二节 话语交流到底是什么样的？

一 话语交流的结构

话语交流并非像以往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杂乱无章，其实话语交流具有一定的结构，按照一定的顺序与方式进行，比如下面的这个话语交流：

例 (1.1) A: 您吃晚饭了没？

B: 已经吃过了

A: 那陪我去逛逛吧。

B: 好呀。

在这个话语交流中，A 问一个问题，然后 B 回答，A 再发出一个邀请，然后 B 做出回应，A 与 B 交替说话，呈现出 A—B—A—B。在话语交流过

^① Bhatia, V. K., Flowerdew, J., & Jones, R. H. *Advances in Discourse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2008, p. 25.

^② 刘运同：《会话分析学派的研究方法及理论基础》，《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 年第 4 期。

程中说话者在依次替换,一个人说完一段话后,另一个人紧接着说,依次类推,不会出现一个人一直说下去的情况;另一方面很少会出现两个人同时说话的情况,即使出现同时说话的情况,交流者也会采取措施恢复到一个人说话的状态。这个特征不仅仅这一个话语交流事例具有,几乎所有的话语交流都会具有,这一特征被称为“话轮转换”(turn-taking)。话轮转换是话语交流中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话语交流中的核心问题^①,因为话语交流如何进行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话轮如何进行转换的问题,话语交流通过话轮转换得到刻画。而话轮转换顺利实现不得不依赖于听话者能否恰当地识别说话者会在何处放弃说话而可以开始自己的话轮,即听话者能够恰当地识别何处可以进行话轮的转换,这个可以进行话轮转换的位置被称为“转换关联位置”(transition relevance place, TRP)。

萨克斯等人认为话语交流之所以能够顺利地转换,是存在一种支配话轮转换的机制,这种机制就是一套选择规则系统,即一套分配说话权的规则。他们提出了如下规则系统来描述话轮转换如何进行分配^②:

规则 1 适用于任何话轮的第一个话轮建构单位的第一个转换关联位置:

(a) 如果在当前的话轮中,现在的说话者选择了下一个说话者,那么被选择的说话者有权而且必须接着说话,其他人无权或不必要说话。话轮转换发生在选择说话者后的第一个转换关联位置。

(b) 如果在当前的话轮中,现在的说话者没有选择下一个说话者,那么任何话语交流参与者可以自选成为下一个说话者(但不必须)。谁先说话谁就获得下一个说话的权利,话轮转换发生在那个转换关联位置。

(c) 如果在当前的话轮中,现在的说话者既没有选择下一个说话者,其他的话语交流参与者也没有自选成为下一个说话者,那么现在的说话者可以继续说话(但不是必须继续说话)。

规则 2 适用于以后的每个转换关联位置:

^① Fasold, R. *The Sociolinguistics of Languag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p. 66.

^② Sacks, H., Schegloff, E. A., & Jefferson, G.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1974, 50 (4), p. 704.

如果在第一个话轮建构单位的第一个转换关联位置,规则1(a)和1(b)都没有运用,而是运用了规则1(c),当前的说话者继续在说话,那么在下一个转换关联位置可再次运用规则1(a)—1(c),并且可以在以后的每一个转换关联位置再次运用,直到话轮转换发生为止。

这套话轮转换规则描述了下一个话轮可以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分配:一是通过当前说话者选择下一个说话者;二是话语交流中参与者自选成为下一个说话者。然而这些规则仅仅是导向性与规范性的,在一些意义上不能外用于一些具体的交谈场合,也不能对参与者提供类似于法律的限制,这些规则仅仅是描述和分析在真实交际语境中的规则使用的情景情况,即对参与者在真实的、局部的话轮转换场合进行导向。它们不能提供出话语交流是如何产生构成的,不能协调说话者进行转换,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些规则而得到一个话轮^①。

因此话轮转换更应当涉及两个方面的东西:一是话轮转换的是什么,即话轮转换中的话轮及其话轮的构造;二是在何处进行话轮的转换,即“转换关联位置(TRP)”。第一个方面需要表明的是话语交流的参与者如何生成和构造话轮,而第二个方面需要表明的是参与者如何识别转换关联位置。

二 话轮及其话轮的构造

1. 话轮

话轮是首先由萨克斯等人提出的概念,虽然他们对话轮进行了分析,认为话轮是话语交流中的最小单位,但却从来没有正式对其下过一个定义。埃德蒙森(W. Edmondson)曾用话轮来指一个人作为说话人时所说的话以及话语交流中的某一时刻成为说话人的机会^②。埃德蒙森实际上指出了话轮的两个特征:一是将一个说话人在一个时刻所说的话看作是一个话轮;二是一个话轮成为说者与听者角色互换的边界,如果发生了角色的互换,那么就标志着一个话轮的结束和下一个话轮的开始。对于埃德蒙森这

^① Searle, J. Introductory essay: notes on conversation. In D. Ellis & W. Donohue (eds.). *Contemporary Issues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Processes*. Hillsdale, NJ: Erlbaum, 1986, pp. 7-19.

^② 转引自刘虹《话轮、非话轮和半话轮的区分》,《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年第3期。

个定义,国内学者刘虹认为还不够精确,她提出了衡量话轮的两个标准:一是说话者的话是否连续,即在一个语法语义完成序列的末尾有无沉默,若有沉默,那么说话者的话就不止一个话轮;二是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角色是否发生了互换。如果发生了,就标志着一个话轮的结束和下一个话轮的开始^①。

将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角色是否发生了互换以及说话者连续说的话作为一个话轮的标准是没有问题的,列维森(S. C. Levinson)^②和梅尔(J. L. Mey)^③也持这样的一种观点。然而刘虹将有无沉默作为一个话轮结束与否的标准则是欠考虑的,虽然她之后在《会话结构分析》一书里将停顿与沉默区别开来,认为停顿是出现在语法和语义完成句后面的较短的无人说话的情况,而沉默是话轮完成后较长时间无人说话的情况^④。她认为以往对于停顿与沉默的区分是模糊的,于是她将2秒时间以内的视作停顿,而将话轮完成后较长时间无人说话视作沉默,虽然她没有对沉默使用具体的时间标准,但我们可看到她应该是将2秒时间以上无人说话的情况视为沉默。

在话语交流中多长时间才算是沉默?按照刘虹所说,2秒时间内无人说话是停顿,而2.1秒时间无人说话就是沉默了。然而这种区分实际上对于话语交流来说毫无意义,沉默本身就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是没办法对多长时间才是停顿,多长时间才是沉默给出一个准确的时间界限。在话语交流实践中更是如此,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话人的语速频率、片刻的思维短路以及想结束说话等)而导致超过2秒时间的沉默会经常出现。

(1) 一种情况是一个说话者沉默一会儿之后,他要接着说下去,这种情况的沉默可能并不表示一个说话者就一定将所说的话说完了,它没有发生说话者与听话者的角色互换,比如:

① 刘虹:《会话结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② Levinson, S. C. *Pragma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296-297.

③ Mey, J. L.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 139.

④ 刘虹:《会话结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例 (1.2) A: 我给他东西吃, 他又不吃, 你叫我怎么办啊, (沉默 3 秒), 我只好自己将东西吃了。

B: 他不吃, 你也不能自己把东西吃了啊。

这个事例中, A 在讲话的过程中做了沉默, 然后又接着讲话。这种情况说明没有发生说话者与听话者之间角色的互换, 而这与刘虹所说的第二个标准“说话者与听话者角色的互换作为了一个话轮的结束和下一个话轮的开始”相矛盾。

(2)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人讲完话之后沉默, 那么会出现两种状况: 一是听话者接上, 开始讲话, 使得交流正常进行, 而此时就出现说话者与听话者角色的互换, 如:

例 (1.3) A: 我给他东西吃, 他又不吃, 你叫我怎么办啊, 我只好自己将东西吃了。

(沉默)

B: 他不吃, 你也不能自己把东西吃了啊。

二是听话者也不接上讲话, 使得沉默一直进行, 而这种状况就会使得交流无法正常进行或者标志着交流的结束, 比如:

例 (1.4) A: 我给他东西吃, 他又不吃, 你叫我怎么办啊, 我只好自己将东西吃了。

(沉默 3 秒)

(继续沉默)

.....

如果沉默出现在一个说话者讲完话之后, 那么交流要正常进行的话, 就非得另一个人(听话者)接上讲话, 而这就恰恰表明了说话者与听话者角色进行了互换。

实际上, 刘虹一方面将沉默作为定义话轮的标准, 另一方面又在用话轮来界定沉默, 这种描述方式本身就存在循环定义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 将有无沉默作为一个话轮的标准, 将会为之后话轮转换的阐释带来困境。话轮转换通常被看作是说话者与听话者角色互换的标志, 如果沉默出现在一个说话者说完话之后, 而交流又要求正常进行的话, 此时的沉默就暗示着话轮的转换; 如果一个说话者说话的过程中出现沉默, 这是否暗示

着话轮的转换呢？

如若按照刘虹所说，此时也发生了话轮的转换，但在这里却并没有发生说话者与听话者角色的互换，只是说话者由于某种原因沉默片刻，比如说话者片刻的思维短路。如果是这样，那么以往为话轮转换建立起来的所有机制将是不适合的，因为以往都是将话轮转换视作是说话者与听话者说话权的更替。其实，在一个说话者说话的过程中出现沉默，在那个沉默的时刻，被以往学者称为“给听话者造成可能发生说话权更替的位置”^①，但是这个给听话者造成可能发生说话权更替的位置并不在真实的转换关联位置（TRP），因为说话者并不想放弃说话权，而选择下一个说话者。萨克斯等人曾指出了话语交流中出现沉默的三种形式：一是话轮内的沉默（intra-turn silence）（不在一个转换相关位置）是一个停顿（pause）；在一个可能完成点（a possible completion point）的沉默是一个间隙（gap）；而在转换关联位置的较长时间沉默则是间隔（lapse）^②。萨克斯这里所说的话轮内的沉默就是一个说话者说话过程中发生的沉默，比如说话者片刻的思维短路、不自然的掩饰停顿以及发出譬如笑的声音一样，它们都不在转换相关位置。在这个位置，说话者并不会放弃自己的说话权，进而选择下一个说话者，而是会接着说下去；听话者也能意识到说话者不想放弃自己的说话权，有继续说下去的愿望。而间隙和间隔则不同，间隙和间隔都处于一个转换关联位置，在间隙这个位置，说话者可以放弃自己的说话权，也可以继续说下去，而听话者意识不到说话者会不会放弃说话权，可以接上开始自己的话轮，也可以不接上而由说话者继续说话。然而在间隔这个位置，说话者愿意放弃自己的说话权，并且希望听话者能接上说话。

对沉默做出这样一个分析区分之后，我们就能够发现，一个话轮实际上就是一个说话者从发话开始到说话结束所说的话语，它的衡量标准是说话者与听话者角色是否发生了互换，如果发生了互换，就标志着一个话轮

① Mey, J. L. *Pragmatics: An Introduction*.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1, p. 139.

② Sacks, H., Schegloff, E. A., & Jefferson, G. A Simplest Systematics for the Organization of Turn-Taking for Conversation. *Language*, 1974, 50 (4), p. 715.